

五度刀圭痛老不辭坐瘞若渴榻旁互感
正襟偕卿作隱計 乃怡我妻 露峯

猶歌為我調杯羹 真覺淚挽

卅年夫婦甘苦與共情義如山病中掙扎

紀念乃怡的兩樁事

趙曾珏

- (一) 提倡「率真」及「力行」
- (二) 設電子工程獎學金

我因內子病逝，日夕以眼淚洗面，一時不能寫其平生。幸小兒永炎及小媳佩婕根據他們的記憶及內人做人做事的印象，草就了一篇英文的概略。同時在痛定思痛之中，我提出兩件事以紀念她於萬一：

(一) 內子一生力矯虛飾，歡喜抱樸存真。凡與接觸者無不知其直爽率真。她最喜動手試做，以求經驗，然後以經驗再求完善。家中一切動用器物，以及補壁修葺諸事，都喜親手嘗試，最後均美滿的完成。因為美國材料便宜，人工太貴，如此處理家務，方能經濟。她平生最喜讀而珍重的是哲學家培根的兩句名言，她並親筆寫給小媳佩婕（那時已與小兒訂婚，尚未結婚）附在下面：這兩句格言可簡譯為：『德性如珍寶，貴在他的本質，不在鑲配的花巧。』又『人生在求全；惟有力行的經驗，自然能求全。』這兩句名言，可以代表內子一生的特點，與一貫的作風。我特別在此間提出，供我交大校友後一輩子弟作參考。則內子

雖歿，她的精神當永生！（按趙夫人的格言係用英文寫，附在前頁，她的筆跡，勁秀清麗，一如其人。）

(二) 我在國內服務時期共二十年（自一九二九至一九四九年），大多的時間在電信工程，工程教育及公用事業上，她無不處處在背面協力贊助，有許多舊同事都知道，凡有出力的同事我常邀之家中便餐商譚，她



趙曾珏學長拭淚致謝函

八月十二日弟接到臺灣交大同學會唁電，八月廿四日復接同學會悼函，拜誦之餘，萬分銘感。弟因內人逝世，悲痛欲絕，不克早復，敬懇代向同學會各理事及全體同學道謝。

內子於八、七晨病逝，亦即於十日上午十時，由殯儀館發引，在新澤西州 Paramus 之喬奇華盛頓公墓安葬。親友來此執紼者甚衆。內人去世之上週，本人因疝氣痛發故亦曾經手術。出院三日後內子即逝世。其最後徵象為 Heart failure，惟其主因為癌症。自今春起五度手術，但真正之發源處 (Origin) 尙爲一疑問。故去世後經醫生徵得同意，尙有一解剖，以冀有所發現，可作將來救活他人之參考。內子病至最後階段，神志仍非常清楚，與病魔奮鬥。惜病勢無法挽回，使人心碎！人生興趣盡矣。在前數月每在其病榻旁，一方勉慰，一方寫作文字寄「友聲」。現在竟以眼淚洗面不能成文。

昨接凌校長、陳樹人兄及錢公南兄、顧倫德兄等唁電，均勸來臺小住。惟心碎之人萬念俱灰。目前似有一目的或值得努力，即如何使吾人能防制癌症。遇到癌症應如何沉着應付，以冀有救。

此次內人之喪，承國內外師友親舊函電慰唁，至深銘感。因時間關係，不及一一復謝，請將此蕪箋發表，藉先致謝。

民五二、八廿三、燈下

必親自上灶煮菜相款待。使同事無形之中感到一種溫暖，鼓勵着他們幫我推動各項事業和工程。我於來美後，在一九五六年曾發起母校電子研究所。爲徵求各方校友的贊助內子曾陪着我奔走各地如波士頓費城等，不辭辛勞。所以爲紀念她，我決定設立一個「趙張乃怡電子工程獎學金」 Mrs. Winifred Tsao Scholarship，每年一位，美金五十元，由母校電子研究所教授會推選畢業生最優者一人得獎。即每年獎金五十美金以我本人及生爲止，自一九六四年開始。現在當正式函李所長請在校正式宣佈。將來或再定詳細辦法，但簡單的原則，是鼓勵研究生努力電子理論和實驗並重的研究爲主，並以紀念亡妻一生幫助我爲電子工程及工程教育的努力。(附內子與本人在不久以前參觀紐約孟哈頓大學電子試驗室後留影)。

至友顧一蘊兄特自費城趕到我住的紐澤西州的茶頭坡來慰唁，並赴內子墓上奠敬，真使我感激淚零。還有許多臺灣的師友親舊如竹銘先生、振吾先生、公南兄、樹人兄、開英兄、新南兄、國柱兄、鳳章兄、倫德兄等函電分馳來弔慰，感激萬分，一併十二萬分的致謝！

悼趙曾覺學嫂

凌鴻勳

今春接到趙同學來信，說他的夫人因耳後部有恙須動小手術，我以爲這是小事，後來一再來信說出院返家仍須繼續動手術，我才覺得有點可慮，但趙兄來信都說是在進步中，直到八月九日接詹君紹啓來電說，趙學嫂已於八月七日逝世，使我爲之驚惶不已。

趙學嫂姓張名乃怡，是南潯靜江先生的姪女。我家於民國三十四年夏間遷任重慶的時候，正和趙家住同一山坡上，因此我們兩家常有往來，因我家初到重慶，爲了小兒輩入學的事，趙嫂挺身代爲接洽安排，猶如自己兒女一樣，我們感覺到她是一位非常熱情，樂於助人的，其後由重慶而上海，我們都時常見面。

趙學兄舉家遷美以後，我幾次去美國必定到茶頭坡，他們家中去探望。有一次我和我的內子同去，趙學嫂更非常高興，做了一手好菜，請了幾位同學和太太們一同聚餐，趙學嫂是一位積學的人，有崇高的理想，有深長的懷抱，相夫教子，素以賢能著稱，今竟以小恙不治，凡認識她的都非常悼惜。趙學兄伉儷情深，中年喪偶當然非常傷感。我們盼望趙兄能善自珍衛，以慰亡者。並於善後事辦妥能回臺一行，改變一下環境，重新調整其生活，爲國家更多作一點貢獻。